

[奥]希夫 / 作画

[奥]卡明斯基 / 著文

钱定平 / 译述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海上画梦录

——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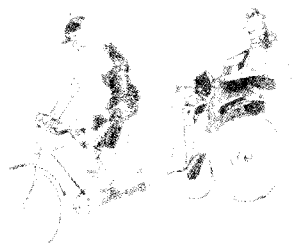
[奥]希夫 / 作画 [奥]卡明斯基 / 著文 钱定平 / 译述

(修订新版)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海上画梦录

——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上画梦录: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/[奥]希夫作画;

[奥]卡明斯基著文;钱定平译述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5

ISBN 7-300-06826-X

I. 海…

II. ①希…②卡…③钱…

III. 绘画—作品综合集—奥地利—现代

IV. J2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6103 号

Copyright © 1983 by Gert Kaminski

New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. Kaminski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©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, 2005

新版本系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格·卡明斯基于 2005 年 3 月

所签定协议出版

海上画梦录——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

[奥]希夫 作画

[奥]卡明斯基 著文

钱定平 译述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1360 毫米 1/32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张 6.875 插页 2

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62 000
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 contents

原编者序 001



1 芸芸众生 011



2 街头巷尾 025



3 娱乐种种 039



4 穷与剥削 047



5 外国势力 061



6 神女生涯 079



7 日本侵略 096



8 欧洲难民 115



9 沦陷岁月 123



10 所谓“胜利” 132



11 斯土斯民 145



译述者跋 170

原编者序

20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三件东西的大杂烩：一是民族矛盾的大炼狱，二是各种新思想的试验场，三便是各国军火弹药的武器库。各种不同的、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思潮汹涌澎湃而来，这对泱泱的“中央之国”来说，是破天荒第一遭。19世纪末的中国人想用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药方来拯救祖国，不幸以失败而告终。在绝望和惶恐之中，清王朝又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外国侵略势力，挽救这座东方古老大厦于既倒，结果是败得更惨。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掠夺了更多的租界，得到了更多的特权。形象地说，列强是在“像切西瓜一样”分割着中国。

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应运而生。起先他们认为，一旦把清朝推翻，中国的命运就会获得转机，从此可以利用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，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了。按孙先生当时一相情愿的想法，“中华民国”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在没有列强干涉的条件下建立起来。1911年的辛亥革命确实推翻了清王朝，共和国也宣告成立了。但这只是昙花一现而已。

年轻的中华民国刚把一个王朝推翻，就又尝到了复辟帝制的苦



味儿：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，结果在全国人民的怒吼声中终于一命呜呼。在外部，则主要是来自日本帝国的步步侵略蚕食。日本自从效法西方，进行了并不彻底的维新以来，自认为已经羽翼丰满。中国腐败透顶的政客们毫不争气，在日本人裹胁之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日本给中国军事贷款，而暗中的交换条件，则是一旦这场战争打胜，原来德国在华权益就必须统统“转交”给日本。



中国参战时，人民也曾经有过幻想：一朝胜利，中国从此就可以在国际大家庭中得到一席平等之地了。但是，这个美梦却在巴黎和会上痛苦而彻底地破灭了——身为“战胜国”一员的中国，不但没有得到一丝一毫战利品，反而要向日本割地赔偿。人世间哪有这种荒诞不经的歪理？北京的学生们愤怒了，首先举起义旗，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。抗议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向巴黎，当时“战

胜国”对“战败国”开刀分赃的“巴黎和会”，就在那里召开。中国代表迫于国内抗议的压力，终于没敢在“和约”上签字画押。

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，它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新文化运动。它的革命目标，是自上而下的所有旧文化体制和产物，从旧京剧、文言文到繁体字，无不在扫荡之列。其实，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子，说到底还是那些盘踞在各省的大小军阀。于是，在“打倒军阀”的大旗之下，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。1925年，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过早地离开人世，蒋介石成了他的继承人。他很快便和“江浙财团”结合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和实际的婚姻上，都不折不扣和财团联了姻。在讨伐军阀的北伐战争中途，他终于迫不及待地把共产党人推入了血海之中。但是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从政治舞台上抹掉的。他们重新建立了根据



账房先生



希夫自画像

地。并且，在长征中挫败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，到达了陕北，最后落脚延安。

这块土地是一个新世界。在窑洞里，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。人们还尝试着创建新的经济体系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。“耕者有其田”实现了，至少也实行了减租减息。农民甚至还参加了司法审判。外国眼光远大的新闻记者，像埃德加·斯诺和艾格妮丝·史沫特莱等人，纷纷来到延安访问，并且向全世界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，非常令人欢欣鼓舞。另外，即使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，也有好些外国的有识之士，如奥地利的唐德勒教授等人，他们热情地想把西方的制度和法规引进中国来，例如在上海和南京的政府中先进行试点，可惜收效不大。

但是，对于任何革故鼎新的苗子，在中国定居的大部分外国人完全持反对的态度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成功地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了

各自的政府。按照他们的看法，中国根本不可能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。他们穷凶极恶要维护的，乃是外国在中国掠夺到的种种特权。这种特权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“租界”。在那里，土地的真正主人，反而荒诞不经地被迫变成了对这些土地毫无权利的外人。这一西方式蛮横侵占的极端例子，便是当时的上海。上海不折不扣是列强侵略中国以后建立起来的龙楼凤城，也是他们进行经济压榨的桥头堡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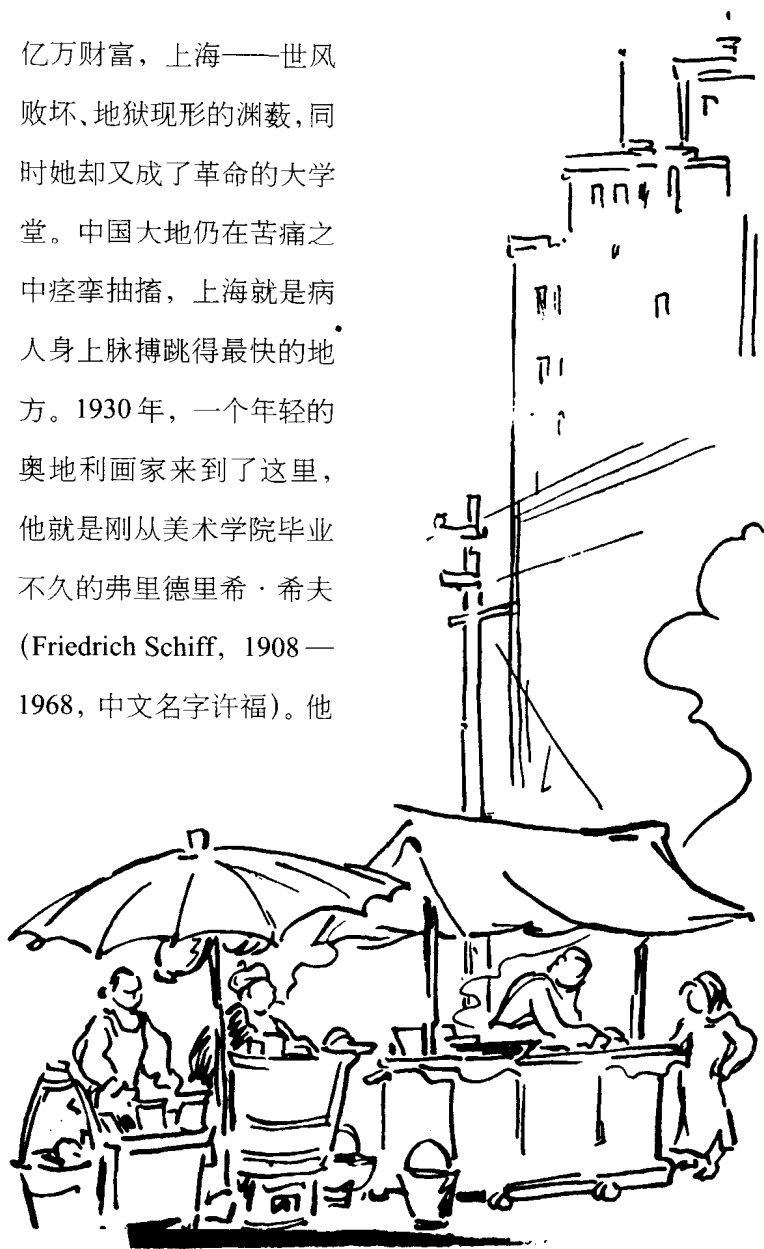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随着西方工业和技术的引进，在上海的一些中国民族企业家族乘机而起，中国的民族工业因时因地建立起来了。虽然比起列强的规模和势力，他们大大相形见绌。

上海——集中了利用早期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积累起来的



换钞票

亿万财富，上海——世风败坏、地狱现形的渊薮，同时她却又成了革命的大学堂。中国大地仍在苦痛之中痉挛抽搐，上海就是病人身上脉搏跳得最快的地方。1930年，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画家来到了这里，他就是刚从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弗里德里希·希夫（Friedrich Schiff，1908—1968，中文名字许福）。他



上海的街头饭馆

当时并不知道，他会留下这本书中的那些画儿，供给多少年后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来阅读，来欣赏。

希夫有一双敏锐的眼睛，密切观察着他周围的真情实况。一踏上这块土地，他就马上感到中国是大厦将倾。他善于把周围发生的国事民情都形之于丹青笔墨，在画纸和画布上绘影绘神，因为他具有极高的艺术才华。他也很快看出，上海是块纸醉金迷、钱能通神的地方。他有时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冷讽笔触和自我解嘲，甚至把他自己也是为了谋生



一位外国画家笔下的旧上海

而绘画赚钱和盘托出。

这以后，希夫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。因此，有时他倒也蛮喜欢把自己画成一个消息灵通、老于世故的“阿拉上海人”，但实际上他却并非如此。当然，在希夫的艺术世界里，他有时也同周围的罪恶丑行和肮脏事儿“逗笑调情”，但他绝没有把它们加以美化。常常是先出现一组画儿，看起来中允平和，但紧接着就是另一幅画，又把那种祥和恬适的印象冲刷干净。他的很多画曾同时制作成美术明信片，全都经过精心设计。

在假面舞会上，再丑陋的嘴脸也是遮盖着的，希夫的这些画却毫不客气地撩起了盖得不严的面纱，让人们看到了一丝真面目。他绘画的背景主要是上海。一方面，上海当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台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，有着最豪华的酒店，有着在亚洲数一数二巍峨高耸的摩天楼；在远东，上海也是外国银行最多的城市。另一方面，在上海的早晨，清道夫也常常会在街上发现累累的冻死之骨……

希夫曾在一个小圈子里发表过对上海的印象：

谁要把上海的面貌画下来，谁就得把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色彩都准备好：在画布上画上这一片色彩，马上就得补上那片互补色。因为，这座城市，这座城市的生活，是由最尖锐最分庭抗礼的双方拼凑成的：一边是应用着所有现代技术成果的华丽公寓，带着中央空调、室内游泳池，全都只给主人和主人的客人们享用。就在近旁，

茅屋棚舍里住的是苦力们，还有停靠在小河边的舢板，人们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也就死在这里，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房屋可以为家。夏天夜里，马路边铺上席子，睡满了人，因为窄屋浅房实在其热难当。就在不远处，却是外国俱乐部，在花园的遮阳棚下，身着低胸晚装的仕女们，和穿着夜礼服的绅士们，在悠闲地喝着带冰块威士忌酒。

在这座城市里，住着我们的语言所无法形容的穷人，也有着我们的词汇所难以描绘的财富。一边是饥民哀哀和饿殍狼藉，一边则是珍馐百味，暴殄天物，吃不是吃，而是被当做“艺术”来欣赏。一边是原始的野兽般的生活，另一边是毫无顾忌的榨取和掠夺，也达到了野兽般的疯狂。

希夫心里很明白，他所画的大城市上海，虽然是一片悲惨世界，但是比起中国其他贫穷落后的地方来，要好得多。中国广大农村，除了无情的资本主义剥削之外，还要加上残酷的封建压榨。希夫无党无派，但有深深的人道主义责任感和一片古道热肠。他就是凭着这种精神，画上海，画北京，画他在中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。他用这些绘画，对当时疮痍满目、人间何世的中国进行描绘，进行批判，从而在世纪的年轮上将它们“记录在案”。希夫所留下的各种题材的绘画，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万花筒。本书的编者则尽力为之，把这只万花筒转摇到各种位置，显现各种图景，以便让这些绘画自己来述说，述说那个早已成为过去的中国。



舢板

1 芸芸众生

自从艺术上的巴洛克时代（17世纪—18世纪）起，欧洲人就开始知道在中国是“人分三六九等”的，划分所按照的标准则是职业上的不同。到了19世纪，虽然中国每况愈下，欧洲人的看法依然如故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旅游手册也概莫能外，其中的中国人都被贴上了种种“职业上”的标签，如匠人、管家等。不过，欧洲人对中国人手艺的神工鬼斧倒确实佩服之至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“保卫青岛”的“空军英雄”莆吕萧，就曾在他的《回忆录》中写到一件事：一个中国工人，只用了一件极其简陋的工具，就把一个飞机螺旋桨修复得完美无缺，居然使飞机能重新飞上蓝天。奥地利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卡尔·巴茨纳，从中国寄回国的明信片上，也俨然画着一个手拿刨子、正考虑如何下手的中国木匠。

中国人在工艺上是能工巧匠，这早就已经举世公认，名声可以传之万世。1922年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一本书，其中充满了各种数字和计划。孙中山宣传说，利用中国本国人的智慧才能，再加上国际“朋友们”的援助，就一定可以把国富民

强的中国建设起来。但是工业列强对此却嗤之以鼻。列强的想法是要把“中国姑娘”紧紧裹在不平等条约的紧身胸衣里，绝不能让她发育壮大，也绝不能让中国在关税保护的大墙后面发展自己的工业。举个例子，当时，在天津有个德国水泥厂，甚至就连极普通的石膏原料都从德国运来，而不愿意在中国就地取材。

这也就是说，中国只能让她承受消费的负担，她不配有自己生产的权利。在沿海大城市，那里是外国大宗贸易的地盘，中国的民族工业步履维艰、奄奄一息。外国货要在中国倾销，但洋人对中国毕竟人生地不熟，需要本地人起到桥梁作用。于是，“买办”们应运而生。这个国际词 *compradore* 来自葡萄牙语的 *compra*，意思是“买（东西）”。在“洋泾浜英文”里就取它的发音，称为“康白度”。另外还有一种人叫“钱商”（*shroffs*），在“洋泾浜英文”里便是“式老夫”。这种人实际上可以称之为“洋账房”，是给外国人管中国账目的。他们原来有一种混饭吃的本领，会识别各种“银洋钿”的真假，以免“洋大人”吃亏上当。除此之外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生意伙伴，洋人是根本不愿意结交认识的。他们所居住的区域里也很少有中国人。1930年出过一本画册《今日上海》，里面居然忘乎所以地说什么，让中国人在“租界”居住是“出于宽宏大量”，因为“这显然违背了原先同中国当局所签订协议的初衷”云云！

初来乍到，希夫不无惊奇地发现，上海到处是剃头担子、大声吆喝的小贩、臭烘烘的鱼贩子、五色杂陈的水果摊等等。这些人等都似曾相识，原来西方人的书里就写到过。不过那是18世纪的事

儿，应该已经时过境迁了吧？还有街头巷尾的写信摊子，和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，这些也都是从前欧洲人在谈到中国时津津乐道的。到了19世纪，中国在欧洲人眼里成了可以任意“调教”的孩子，而有些中国人自己呢，则总觉得这个孩子顶多是个“拖油瓶”罢了。

这时，主要登场的人物，上有买办，下则有人力车夫，两者都是希夫笔下的“主旋律”。眼睛一眨，欧洲人便能够在希夫的画里看到自己的那副嘴脸，那副为中国的仆人们前呼后拥的“尊容”。那年头，在许多欧美人眼里，中国人仿佛就是“用人”的代名词。有一则国际笑话，说的是20年代一位中国外交官，当他刚走进华盛顿一家大酒店，就有一个女客顺手把一包脏衣服塞到他手里。这位外交官只是微微一笑，极有风度且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夫人，虽然洗衣服的都是中国人，但是中国人不都是洗衣服的！”还有一段故事，更能显现洋人实际上是多么浅薄粗俗。有一位著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上海的一个酒会，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“洋太太”，见他是中国人，就学着用“洋泾浜”英语对他说：“腻（你）喜不喜欢喝这种烫烫（汤）？”没想到，紧接着的节目，便是这位科学家应主人之邀，用非常漂亮挺括的英语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。临到结束，这位科学家对刚才那位太太幽了一默：“泥（你）听不听得懂我做的这个烟江（演讲）？”

今天的中国已经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，也造出了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。在一些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业领域，中国已经赶上或超过了一些以前的扬扬自得的工业大国。中国工艺品的精致优美，还有中